



最具阅读价值的中国儿童文学
名家短篇小说卷

秦文君 经典成长小说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最具阅读价值的中国儿童文学

名家短篇小说卷

秦文君 经典成长小说



NLIC2970438600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秦文君经典成长小说/秦文君著.—上海:少年儿童出版社,2009.1

(最具阅读价值的中国儿童文学.名家短篇小说卷)

ISBN 978-7-5324-7785-2

I.秦... II.秦... III.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139871号



最具阅读价值的中国儿童文学·名家短篇小说卷

秦文君经典成长小说

秦文君 著

陈伟中 图

赵晓音 装帧

丛书策划 周基亭 沈振明
周 晴 谢倩霓

责任编辑 谢倩霓 美术编辑 赵晓音

责任校对 王 曙 技术编辑 裘兴海

出版发行: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: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邮编:200052

易文网:www.ewen.cc 少儿网:www.jcph.com

电子邮件:postmaster@jcph.com

印刷: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720×980 1/16 印张:11.75 字数:128 千字

2009 年 3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4-7785-2/I·2829

定价:1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

告别裔凡	1
这个夏天	15
四弟的绿庄园	23
女孩故事	37
毛妮	65
想见米男	73
男丁传奇	89
愿太阳照耀你	105
穿出窄巷	119
金童玉女	131
罗莎莉,罗莎莉	139
情感	153
我家老郑	163
野菊花	177

告 别 裔 凡

王小曼发觉远远地传来一种异样的响动，先是轻微得像一阵心悸，渐渐地就强劲起来，像滚动的雷声急速地赶过来，又带着巨大的喘息呼啸而去。火车！王小曼失声地叫了一句，她的同桌季红霞茫然地将眼光瞧过去，又茫然地收回来……

去年春天的时候，一个风吹得软绵绵的下午，季红霞把王小曼拖到很僻静的地方，好神秘地告诉她说，刚收到一个男生写来的信。

“写了些什么？”王小曼从没有过这一类的体验，她猜不出男生给女生写信会写些什么。

季红霞嘻嘻哈哈地笑起来：“他说想跟我交朋友，你说好玩不？”

王小曼有点困惑地看看女友。确实，季红霞很讨人喜欢，留着美丽的披肩发，黑油油的很茂盛很洒脱。可是，她现在的那种口吻使王小曼隐隐约约地有点不满，仿佛那个是男生因为写信就变得既轻贱又可笑似的；王小曼就是不喜欢季红霞那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。

不过,这件事给了王小曼一个震撼,她有点兴奋,像刚苏醒过来时有一种新鲜的好心情,仿佛很遥远的事霎时推到了眼前,令她又惊又喜。也许也会有男生给我写信,她这么想道,跟一个人,特别是一个男生通信这一定有意思,这种从从容容的交往像成年人似的。她很激情地在纸上乱画乱写,然后再一一辨认。

含笑蓓蕾美丽大方多情善感四通八达……

隔了三天,季红霞又一次把王小曼叫到僻静处,忧愁满面地说:“我怕极了。”

原来,季红霞刚在报上看到一则消息,说一个歹徒恋爱不成就毁了女方容貌,遭到逮捕。她说怕那男生也学那一手,说话间,她的表情很悲惨,好像遭到了一场横祸。

王小曼有点发呆,她不懂季红霞为何要做这样的联想,她觉得男生寄信来是一件很抒情的事,怎么能把好端端的一个男生看成是歹徒。

“你别瞎想。”她说,心里还在为那男生鸣不平,她想他真是看错人了,有一点可怜。

季红霞仍有点失魂落魄、断断续续地说,那男生叫裔凡,是她小学里的同学,以后就断了联系,只听说他在第四中学读书。

“你说,小学毕业好几年了,根本就没必要来往的,他为什么要突然来信?”季红霞用了个质问,王小曼觉得她好像时刻戒备着,准备给来者一个迎头痛击。

“那么,”王小曼说,“你为什么不写封信去问问他呢,或许他也有他的道理。”

“那样吗——”季红霞很尖锐地叫起来，“那岂不笑话。”

王小曼懒得多说，她觉得大大方方的办法季红霞竟不喜欢，口气硬邦邦的，骨子里却软弱得要命。

连着几日，只要一出校门，季红霞就用胳膊挽住王小曼。有时挽得太紧，王小曼总感到像被柔韧的藤缚住了。季红霞还时不时环顾四方，留意是否有人来暗算。王小曼让她弄得很痛苦，光想抗议那股子蠢气。

又过了些日子，季红霞才平静下来，有点缺憾似的对王小曼说：“这事好简单呀。”

“给裔凡回信了吗？”王小曼问。

季红霞淡淡地一笑：“聪明的女孩碰上这种事都会很慎重的。”

王小曼看着穿着红衣显得红彤彤的季红霞，弄不懂她心里怎么会冷冰冰的。王小曼想像着裔凡将信寄出后就急巴巴地等待着，石沉大海一般的杳无音信多让人失望。她想，这个世界里不该有这种难堪和过分的事。

她给裔凡写了一封信，简单得像公函，只告诉他季红霞已收到信。在寄信时，她全然没有一种欢快的如同做冒险游戏般的心境，在心里只充溢着含糊的惻隐之心，仿佛裔凡不是个和她同龄的男生，而是个受了损伤的小弟弟，很需要她的宽慰。

她很快就把裔凡忘了。

隔了一星期，王小曼收到一封封口讲究的信。她拆开一看，不由吃了一惊，那信纸是通红的，纸质厚重，最上头一行毕恭毕敬地写着三个字：感谢信。王小曼惴惴不安地读着下面的话。

王小曼同学：我是个很难得感谢别人的人，不像女生，动不动就谢别人，谢过之后很快就忘个一干二净。我不了解你，但从笔迹看，你是个女生，而且还是个好样的。

我至今没收到季红霞的回信，不过我并不伤心。我曾给二十名小学同班过的女生写过信，季红霞是第二十名。不瞒你说，除了你的信之外，我没收到一封回信。

你王小曼一定会问：“你这是搞什么鬼名堂呀，傻里傻气的。”

其实我觉得那个叫裔凡的一切正常，因为他发现班里的女生都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，他想了解也办不到。于是他就想找小学的女同学交个朋友，相互了解，因为在小学里男女生都很要好，可惜，他眼看要失败了。

你看裔凡这人怎样？他可笑吗？

此致

敬礼！

裔凡

王小曼原本不知道该如何与男生通信，然而现在不知不觉地已在进行了，她有一种迈出一道坎的欣喜。在这之前，她万万没想到男生也会那么坦诚，那么热情，而且会自问自答地写信，也偏好用问号。刹那间，她发觉对男生也是毫不了解的。

当晚，王小曼跑去找季红霞，并且将裔凡的信给她看。季红霞读着读着脸上就有点不自然，末了便仰着脸找天上的月亮，像一朵孤傲的花。

王小曼说，光在女生的小圈子里转有点闷气，是不是她们两个一起发一封信给裔凡，经常在信里谈谈也不错。

“那样通通信有什么用处。”季红霞不悦地说。

至于用处，王小曼也没想过。她想，干吗做什么都要板起脸，一副寻求大用处的样子，就这么通通信，多个朋友，也是件让人高兴的事。她复了一信，很郑重地选了一只称心的信封。

裔凡同学：

你能告诉我男生的一些想法吗？我跟男生打交道总有点陌生，不知道该怎么对待他们。比如我们班上有个叫徐小军的男生，他有时很随便，跟女生开玩笑。可有时我们跟他开玩笑，他突然会严肃非凡，又冷淡得要命，弄得人下不来台。你说，他为什么那样古怪？对不起，说了你们男生的坏话。

祝你快活！

王小曼

又隔了几天，班里期中考试的成绩公布了，季红霞的总分占第一。她当然喜滋滋的，不多说话，嘴角往上弯着。

“现在预告期末考试的总分——第一名，徐小军。”徐小军在一旁嘻嘻哈哈地开玩笑。

“阿 Q 精神。”季红霞笑着说，她跟徐小军很熟，常在一道说说笑笑。

边上有几个男生听见了，在一旁阴阳怪气地喊阿 Q，还到他头上去摸辨

子。徐小军快手快脚地躲开了，满脸的和颜悦色一扫而光，嗓音很怪地说：“你怎么说这个。”

季红霞飞红着脸，说：“是阿 Q 精神么。”

“算了吧。”徐小军冷冷地说，“我才不觉得总分第一是光荣的事，是靠细心才得的胜利，不是靠脑子好。”

季红霞尴尬地站在一边，她是班里最聪明的女生，这一回也碰了个没有法子回击的钉子。放学后，她悄声对王小曼说，她再也不会理睬徐小军，因为他伤了她的自尊心。

王小曼没说什么，男生太让人费解了，简直是个谜。她于是就急切地盼望裔凡的信。终于，那天傍晚她收到了它。

王小曼同学：

坦白地讲，你信上提到的徐小军的古怪脾气，本人也多少有一点。有时我并不知道自己在生气，可实际上已经火冒冒了。跟女生说话，我多少有点尴尬，轻声轻气的更难堪。哦，如果有许多人在场，我最恨人奚落我——不知徐小军是不是这样，反正我是的，碰到那种情况，往往会说些激烈的话来维护自己。这样很伤对方是吗？不过，如果跟一两个女生在一起，她们开玩笑我是绝不会发火的。

另外，顺便问一句，如果你们班男生中有一个有缺陷的，比如是个少白头之类的，你们女生会不会轻视他？

男生爱面子，也有许多梦想，我觉得他们都是好人。你说呢？

请务必回答。

再见！

裔凡

王小曼的心在慢慢地宽舒开，有一股说不出的安宁与快活。原来男生跟我们有那么多相似之处，她心里仿佛有了底，一下子了解了半个世界似的。

她跑着去找季红霞，对着那个红彤彤的人说：“别再怨恨徐小军了。”

季红霞表情死死的，一面还摇摇头：“别提他好吗？”

“男生也有自尊心，我们伤了他，他也会伤我们的，”王小曼说，“这样的话，我们以后就得相互尊重了。”

季红霞叫起来：“这可能么？男生看上去只会恶作剧，他们什么也不在乎呀。”

“他们在乎的，这是千真万确，”王小曼说，“不信你试试，如果你尊重他，保证徐小军也不会嘲讽你。”

季红霞嘴里嚷嚷说不相信，可是隔了三天，王小曼瞧见季红霞抱着手臂，讪讪地朝着徐小军笑了笑，徐小军先是很僵直地站着，随后，两个人都恢复了常态，随随便便地交谈开来。

王小曼发觉季红霞此刻变得端庄大方，而徐小军则有点温文尔雅。她瞧了一会儿，心里欢喜得要命，好像找到了一种崭新的方向。她想着该给裔凡回信了。

裔凡同学：

许多地方我跟你想的一样，男女生在需要理解尊重方面没有差别。我们女生也是很希望男生看重我们、赞美我们。我发觉有时女生单独上体操课时，大家就稀稀拉拉的，有时跟男生在一起上体操课，许多女生的动作都格外优美——这时候，你们男生能不说怪话就好了。还有，我们对于某些有缺陷的男生，一般心里是同情的，有时开些玩笑是无意的，不是存心的。这不好是吗？以后克服。

此致

敬礼

王小曼

他们来来往往地通了半年多的信，王小曼总感到心里热乎乎的，仿佛有个亲密的朋友时时在注视着她，生活变得明亮起来，有声有色起来。她常常在心里感叹：谢谢你，裔凡。

一天，季红霞又满面忧伤地挽紧了王小曼的胳膊。那已是深秋，落叶在地上满满地铺排开来，季红霞絮絮地说自己觉得惆怅。

“你知道吗？”她说，“我总觉得徐小军他们心里是看不起我的，会觉得我是凭用功而不是凭聪明取胜的。”

“别太在乎这个。”王小曼用手拍拍季红霞的手背。近来，她总觉得季红霞的许多话题都很过时，幼稚了点。她却像个大姐姐，满心都是细腻而又沉着的情感。

季红霞说：“也许他们是有道理的。”

“我觉得男生也不意味着样样都行，不过他们不会轻易佩服一个女生，其实这也是男生一种自以为是的毛病。”王小曼缓缓地说道。

“王小曼！”季红霞把嘴巴张得圆而又圆，“你哪来那么多新看法，我简直服了你！”

王小曼问她还记不记得一个叫裔凡的男生。

“当然记得，”季红霞忸怩地一笑，“昨天我们俩出校门时，对面马路不是走来一个男生么？那就是裔凡呀。”

王小曼心里升起很亲切的念头，好像她跟裔凡已经见过许多次面了，细细回想了一阵，却实在记不起见过什么特殊的男生。因为每天都有一大群男生与她们面对面地走过，也许中间就有裔凡。但她想，也许裔凡已经认出我了。

“假如下次再碰上，我可以指给你看。”季红霞说。

王小曼淡淡地笑笑。记得刚开始跟裔凡通信时，她曾多次想像过裔凡长得很帅，至少比徐小军还要潇洒；她还想问他要张照片什么的，可时间越久，那种想要看个究竟的念头就越淡，几乎消失掉了。仿佛裔凡就变成了个向她敞开内心的人，并没有外表似的；不见面，她也能胸有成竹地知道他的一切。她觉得喜欢这种很纯很默契的心境。

不久，班里许多女生遇上了难解决的事都开始找王小曼商量，她们都觉得她出的主意既高明又全面。王小曼这个原本极为普通的女生一下子变得耀眼起来，连男生都发现了她的优秀。

一天，徐小军叫住王小曼：“听说你很会分析男生的心理。”

王小曼有点不知所措。因为徐小军这人一向傲气，有时爱讲点反话。

“如果真有这一手，为什么不帮帮戴永明，我看全班数他的苦衷最多。”

徐小军说。

“那你为什么不帮他呢？”

徐小军晃晃他那颗充满智慧的头颅：“我试过，发觉这先生主要是对女生充满顾虑，女生在场，他的脸就涨成个酱鸭色，笨得话更说不清了。”

王小曼不由得想起裔凡提起的少白头的事，他说他们班一个男生夏天都不肯脱帽子，因为以前曾有女生戏谑地称他为圣诞老人，他为此一直顾虑重重。

徐小军认真地站着，等着她回答。她发觉他跟裔凡同样郑重，并且彬彬有礼。她说可以试试的，于是这大个子撂着长腿跑开了。王小曼站在那儿，只觉得眼前一片灿烂。

远远地，戴永明走来了。

这是个浓眉大眼的男生，长得好像太健壮了些，像大伙的叔叔似的。他原本就够引人注目的，偏偏又有点大舌头，说话含含糊糊，几乎每个字都变成了翘舌音。

戴永明看着王小曼点点头。

女生们围上来，习惯性地引导他开口，千方百计地像在攻克堡垒，戴永明练出了一套防守的本领，很少开口。

王小曼说：“咱们可以谈谈吗？”

戴永明摆了摆手，横着往边上走了几步。大块头的那种躲躲藏藏特别别扭，王小曼看得满心是火，不由得很尖地叫了声：“你真没用，胆小如鼠，连

话都不敢讲。”

戴永明盯着她看了一眼，讷讷地笑笑，然后笨手笨脚地整了整衣服，自顾自地走了。王小曼听见从他嘴里吹出一阵忧伤的口哨。

“我想唱歌却不能唱，小声哼哼也要东张西望……”他吹的是这段词的曲调，这本是支轻松诙谐的流行歌曲，但经他一吹，就完全走了气氛，变成一种充满哀怨的情调，而且并不浅薄，像是从很深的地方渗漏出来的。

“你吹得真好，”王小曼大声叫道，“你的缺点其实大家早已习以为常了；但你还有许多优点，大家会一点点发现的。”

戴永明没回头，他走他的，也仍是吹着他的——“我想唱歌却不能唱，小声哼哼也要东张西望……”

王小曼觉得腿上软塌塌的，心里有了个发凉的空缺，耳边老是响着那凄婉悠长的口哨声，如何才能使他松懈点呢，她老那么想。

当晚，她收到裔凡的一封写得匆匆忙忙的信。

王小曼同学：

我要立即见你。明天下午放学我们在市图书馆门口见面。我右手拿一本地理书。

裔凡

第二天整个下午和中午，王小曼都极为平静。她多次注意戴永明的一举一动，发觉他还是一如既往，于是就涌出淡淡的失望；不过，她又安慰自己说，这何必呢，等下午碰到裔凡后，就问问他，裔凡或许能出些好点子的，因

为从他信里就能知道他是个很能体谅别人的人。这太可贵了，王小曼想，要是没有他传递来的那些心里话，也许她至今还是个心肠软软的但又傻兮兮的人。

王小曼也猜测过为什么裔凡会急巴巴地催她见面，但因为怕猜不准也就不猜了。她发觉现在已不像过去那样很容易做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，它们美美的，却假得厉害；她仿佛镇定多了，而且，心里总像是有个底，不会飘飘摇摇，大惊小怪。

直到她走到看得见市图书馆的大门时，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很急于见到裔凡的，她多少有点紧张；先是闪在路边的霓虹灯后头，由粗壮的灯杆遮住半边身子，悄悄地将刘海儿往前面抚了抚平；接着又赶紧闪出来，觉得自己的举动有点好玩，鬼鬼祟祟的。不过她并不怎么尴尬，因为她要见的男生是裔凡，他是晓得她的。

蓦然，王小曼看到了在图书馆的正门口站着个少年，手里捧着一本地理书，一缕苍白无力的夕阳散淡地泻在他脚下，她觉得那像是恬静温柔的月光。

他显然也认出了她，不知是凭借什么，反正这个过程再自然不过了。当他们相互看了一眼之后，他就将书迅速地往包里一塞，快步向她走来。

“你好，王小曼。”他说。

裔凡是个矮小的男生，说话的声音却明朗而又中肯，当他点头时，王小曼瞥见他的头上闪闪烁烁地显出些白发。她心里顿了顿，有点沉甸甸的，说不上是为了什么。

“没想到我是这个样子的？”裔凡问，一边还很开朗地笑着，“以前我比这

还差，帽子压得低低的，信上说的少白头就是裔凡呀，还是你开导他脱掉帽子的。”

他的口吻太熟悉了，王小曼甚至感到想象中的裔凡就是这样的。她说：“我料到你是这样的，真的。”

“怎么可能呢！”裔凡差点大叫起来。

“完全可能。”王小曼执拗着，她已经辨清，原来早在心里为裔凡勾画了一个宽宽落落的轮廓，不论长相如何的裔凡都能装下的。

沉默了一会儿，裔凡才说：“我要走了，跟我的父母到北方去，是他们的工作调动。”

“什么时候走？”

“明天一早。”裔凡说，“我总想跟你当面道别。”

王小曼心里袭过一种惜别发酸的情感，很强烈，然而并不凄凉，没有那种曲终人散的感觉。她努力克制着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有点匆忙是么？”

“是呵。”他附和了一句，“我一直在犹豫。”

她有点生气地说：“犹豫什么，难道不该见见面吗？”她说，心里却明朗开来。

他笑笑，好像有点惭愧，接着便岔开话去，问她班里还有什么新鲜事。她想了想，就把戴永明的事说了。

裔凡听后，沉着地说：“他肯定听见你那番鼓励的话了，这对他是很宝贵的。”

“可是，他没有一点反应。”王小曼说。

他没做声。一直到他们挥手道别时，他将目光投向一棵高大的树的顶